

穿越时光 的优雅

顾长安

著

愿每一次选择，
都带着深思熟虑后的笃定。

穿越时光的 优雅

顾长安 / 著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穿越时光的优雅 / 顾长安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6.9
ISBN 978-7-5552-4469-1

I. ①穿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86026号

书 名 穿越时光的优雅
著 者 顾长安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责任编辑 杨 琴
选题策划 杨 琴
封面设计 苏 涛
版式设计 刘丽霞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32开 (880mm×1230mm)
印 张 8.5
字 数 150千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469-1
定 价 36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70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29

目 录

潘玉良	
不拼脸的实力派	001
陈衡哲	
一个女人怎样才算成功	011
张幼仪	
我的努力不靠你，也不为你	022
林徽因	
选对的人，做对的事	034
杨 绛	
愿有岁月可回首	047
冰 心	
教科书一般的完美人生	061

072 张爱玲
谁能承受一次剔肉刮骨的爱情

083 苏 青
变得泼辣就能斗赢生活吗

094 萧 红
天空逼仄，也要努力飞过

104 苏雪林
爱好比爱情更重要

113 董竹君
我爱你，但不能没有自己

125 吕碧城
真正的底气是不慌张

胡 蝶

懂得珍惜也知道放弃，
坚持追求更学会忘记

134

周 璇

不要用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

147

孟小冬

像男人一样思考，像女人一样生活

157

朱梅馥

好女人的一生

168

王映霞

做自己的女神

179

盛爱颐

错过不是过错

191

潘玉良
不拼脸的
实力派

邻居家的阿姨又托母亲帮忙给她女儿介绍对象。母亲私下对我说：“不是不想帮忙，实在是没辙了。”

邻居家的姑娘相貌普通，大圆脸、小眼睛，胖胖的身段。虽然谈不上丑，但确实和漂亮没有任何关系。

其实相貌普通的女孩子，并非个个最后都成为剩女。大多数的女孩子都能在合适的时间遇到对的人，寻找到人生的另一半。那么这个姑娘为什么一“剩”再“剩”，成了家中的老大难呢？

仔细一问才知道，这姑娘总因为自己的相貌而自卑，而这种自卑最终由自怨自艾演变成了对一切事物的漠然和抵触。

每次相亲失败后，她既不去努力健身减肥，也不肯在整理仪容上多花一点时间。若让她去增加自身的文化知识，那更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她只会吃更多的垃圾食品、生更多的闷气，让本来就不出众的外表日复一日地变得狰狞

起来。

谁不爱赏心悦目的容颜，谁不爱玲珑有致的曲线？天生不美，没有关系。美丽是一种态度，你认真对待它，它便认真地回报你。只要你有心，它不曾亏欠过任何一个努力变美的女子。

记得早年电视上播出《画魂》时候，实在被李嘉欣的美貌惊艳到了。更早之前，巩俐也演过一部关于潘玉良的电影。因此，潜意识中便觉得潘玉良也该是个美人。然而后来看到潘玉良的自画像时，才真正地被震撼了。

画中的女子国字脸，轮廓粗犷。鼻翼宽大，嘴唇厚实，身材壮硕，实在称不上美。再找到她的相片一看，真人其实还稍逊于自画像一些。这时候才知道，观众实实在在被影视剧误导了。

潘玉良是个画家，不是个花瓶。花瓶可以漂亮得没有灵魂般不食人间烟火；画家却不行，她首先要有丰盛而深刻的灵魂，才画得出伟大的画。

这样一个不美的女子，是怎样从孤儿到雏妓，从侍妾到画者，然后进入高等学府做教授，最终成为一代“画魂”的伟大画家的？

潘玉良1895年出生在扬州，原来叫陈玉清，后来又改名叫张玉良。她身世坎坷多蹇，年幼时父母前后离世。在舅舅家过了几年寄人篱下的生活，十四岁的时候，小玉良便被嗜赌如命的舅舅卖到了安徽芜湖的一家妓院里。

大约是因为长得不够漂亮，年纪又小，玉良在妓院里做烧火

的粗使丫头。

大抵每一个不平凡的女子，都有一个倔强而顽强的灵魂。不管是身陷泥潭，还是被命运逼仄在幽谷，她都有一种不认输的执着、抗争的勇气。

在妓院的四年里，因为拒绝接客，她一次又一次地逃跑。被抓回来后，又毁容、上吊数次。妓院的老板在这样刚烈的女子面前也不得不退步，允许她在妓院里只卖唱不卖身。

她不肯着心打扮，学唱、记词却很用心，因为那是她唯一能接触到诗词的机会。那一日，玉良的歌声打动了一个人。这个人就是时任芜湖海关监督的潘赞化。

潘赞化出身书香门第，早年游学日本，曾加入同盟会。他性格儒雅温厚，是个有新思想又带着旧式文人气息的进步人士。

如泣如诉的歌声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玉良言谈举止中不带风尘之气，虽身世飘零又自有一种难得的自爱自尊。眼前的女子一点也不美，却让潘赞化为之触动。

于是潘赞化花重金为玉良赎身，因为他家中已经有妻子，她便成为他的小妾。从此后，她改名为潘玉良，一生以潘赞化的侍妾自称。以我之名，冠你之姓，这是一种对再生之恩的感激，也是昭然于世的爱情誓言。

1913年的一个秋夜，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三号举行了一场婚礼。这一场不被世人看好、理解的婚礼，宾客只有潘赞化的挚友陈独秀一人。

如果说故事的开始不过是一场英雄救美式的言情小说，那么后来，潘玉良以自己人格的魅力将这个故事写成了一场传奇。

生活的内涵有很多，对于女人来说，老公、孩子固然是人生中的重要课题，但是守住丈夫，却不该只是女人唯一的职业。

潘玉良当然明白，潘赞化当初的伸手相救不过是恻隐之心下的一时冲动，纯是义举，无关乎爱情，但她并不计较。她知道自己不美，却并不因此而放任自流。既然没有美貌可以被爱，那么就让他爱上你的灵魂。

古往今来，爱情中的关系从来不曾真正对等过。对付出感情多少的计较，并不会让这段感情真正平衡起来，反而容易将爱情摧毁，将人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，让你走向一个与初衷背道而驰的方向。

因为潘赞化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她钦佩仰慕他的学问，便用心向学。

我们常说，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。其实每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也都有一个同样伟大的男人。因为懂得和尊重一个人，所以不会将她禁锢在方寸之间，让她湮灭在柴米油盐之中，而是给她翅膀，愿她飞向更高、更广阔的天际。

两人到了上海后，潘赞化就为潘玉良请了老师教她读书作画。潘玉良天生有一种不服输的个性，做事就要做到最好，学习就要学到最优。她勤奋好学，对画画更是有着极大的热情和天分。

潘赞化被她的勤奋好学所打动，也惊诧于她的艺术天分，于是鼓励她报考上海美术专科学校。

潘玉良从来不是那种小鸟依人的柔软女子，她胸中有丘壑，刚烈而直率。大约品格中这种近乎男子气质的特性，反而给了她一双更能发现女子美的眼睛。她没有画传统婉约写意的中国画，而是主攻了颜色更加丰富跳脱的西洋画。试图融中西画之长，并赋之以自己的个性色彩。

在学校里，人体素描课被政府明令禁止使用模特教学，因此，潘玉良门门功课名列前茅，却在人体写生课上总找不到感觉。有一回在公共浴室洗澡，眼前的洗浴的裸女突然让她眼前一亮。于是潘玉良偷偷躲在一边画到忘我，结果被发现后自然招来了辱骂和责打。

现实的挫折从来不能叫她停止前进的脚步，画不了别人，那么她就画自己！

在青楼里，她为了名节誓死不肯脱去一件衣服，并且想摧毁女子所珍视的容貌。然而在艺术面前，她却能淡扫蛾眉，精心理得云鬟雾鬓，脱得一丝不挂，将女性最原始之美呈现在世人的眼前。

她性格中的不拘小节，成就了她艺术道路的宽广。她的自画像展出后，在赢得了赞赏的同时，也招致了无休止的谩骂和指责。

当时美专的校长刘海粟十分欣赏她，不希望她的艺术天分被当时的社会环境扼杀，于是便劝说她毕业后去法国深造。

潘赞化这时显示出了一个男人宽广的心胸，他非但没有阻止，还帮助她争取到了公派留学的名额。

去国离家远渡重洋，在陌生的环境里学习、生活，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更何况她一个孤身的女子？但是潘玉良没有选择做温室的花朵，在丈夫的羽翼下平淡地过活。她更像是孤崖边挺立的青松——“风声一何盛，松枝一何劲。冰霜正惨凄，终岁常端正”——那样耿直坚强。

留学的生活相当艰苦。潘赞化因为丢了官职不能按时寄出潘玉良的生活费，她就省吃节穿，有一回竟然饿晕在课堂上。然而即便生活穷困，她也从未放松过学习，仍旧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。

她饿着肚子，贪婪地吸收着艺术的养分。从里昂中法大学到里昂国立美术学院，接着在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和意大利罗马国立美术学院学习，她从没停止过追求艺术的脚步。

美丽的外表固然能吸引人一时的瞩目，然而灵魂的美丽才能散发更持久的芬芳。潘玉良在画画中，寻找到了自己的灵魂。

在法国的时候，虽然自己并不富裕，潘玉良却仍有一副热心肠，乐善好施。每次接到潘赞化寄来的生活费的时候，只要旁人有急需，她都会慷慨解囊。

虽然没有精致的五官，她却一直把自己收拾得干净、利落。留着短发，戴着眼镜，大碗喝酒，大声说话。她心胸坦荡，在她的心里除了毕生所爱的艺术，再也没有空间去容纳那些自怨自艾的小情绪，没有时间去纠结那些九曲十八弯的缠绵心事，更没有地方去盛放那些旁人的白眼和轻蔑的诽谤。

因为灵魂的丰硕，可以抵挡人世间最寒冷的风霜。

在异国漂泊九年，潘玉良归国后先被上海美专刘海粟校长聘为西洋画主任，次年又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聘请为油画教授。

然而，这世界就是如此现实而残酷，再多的光华都不能阻挡处心积虑寻找污点的人们。在她举办的一次画展上，她的《人力壮士》虽然获得极高的评价，但还是被人贴上“妓女对嫖客的颂歌”的纸条。

当一个人有了梦想，就是在同现实做一场厮杀般的决裂。她坦然面对她的出身、她的相貌，她坦然面对世人偏见的眼光。但当有人污蔑她的艺术时，潘玉良却毫不退让，一个耳光打在对方的脸上。

如果说外界的侮辱并不能让她退缩，家庭内部的压力却是她无法面对的。面对潘赞化原配妻子的轻视、挑衅，潘玉良不愿意看见深爱的丈夫夹在两个女人之间为难。恶意的猜测、叫人难堪的流言蜚语，潮水一样试图将她吞噬。潘玉良又一次选择远赴法国。

不可否认，是潘赞化成就了潘玉良。然而在潘玉良的心中，潘赞化始终是她心灵的归属。如果一段婚姻注定不能以长相厮守而存在下去，那么不如天涯相隔，遥望而爱，这也是一种对彼此的成全。

虽然两人之间没有朝朝暮暮的耳鬓厮磨，也少了日夜相对的岁月静好。但从他爱上她的那一刻起，他的爱以一种更深沉的方式进行下去。临行前，潘赞化将当年蔡锷送给自己的怀表送给了

潘玉良。这块表和镶着他们结婚照的一串项链，一直陪伴着潘玉良，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潘玉良失去了和潘赞化的联系。她收起悲痛，将所有的情感全然地投入到绘画中去。她在法国是出了名的“三不”女人——不谈恋爱、不加入外国籍、不依附画廊拍卖作品，只为了坚持自己人格的独立。

前两个容易做到，不依附画廊却让她的画经常卖不出去，生活一次又一次陷入穷困。

战争中的欧洲大陆，容不下一个独身女子平静的画室。虽有岁月的碾压，但灵魂却在时光的打磨下愈加瑰丽夺目。

潘玉良爱唱京戏，尤其擅长花脸戏。别人叫她唱戏，她从不扭捏。她的声音天生粗犷，唱戏不用假嗓，扮相也不用特意勾脸。一开声、一亮相，就是一个窦尔敦。甚至有人说她披着黑色的大衣，就像个大猩猩。那时候的留学生们总开她玩笑，说没见过比她更难看的女子了。她也并不以为意，这是她的自信。

可谁又会真心觉得她是个丑女人呢？没有一个人不赞叹她的艺术才华，没有一个人不钦佩她对艺术近乎偏执的执着。

我们看到她后来的照片，从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历尽千帆的淡雅从容，那是因为灵魂的丰盈而焕发出的一种不动声色的美。

这美丽，也吸引了倾慕的目光。在潘玉良最困难的日子，一个叫王守义的男人用他的柔情陪她度过风雨飘摇的岁月。

王守义是早年来法勤工俭学的学生，他在巴黎有一间中餐馆，也因此得以结识了潘玉良。

他为她修理漏雨的画室，他为她购买绘画的颜料，他帮她筹募开画展的资金，他陪她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。在她废寝忘食作画的时候，他为她留下一餐温暖的饭和一杯熨帖到心底的热咖啡……

他不懂画画，也不明白那一团一团的颜料涂抹成的画里，到底有什么叫人奇异的力量，却是那样吸引他。他用最原始的崇拜，仰望着她的天分和高尚的灵魂。不求和她并肩站在一处，只是默默地在她身后，为她遮风挡雨，给她最坚强的支持。而我们现在所见的潘玉良的作品，也都是王守义花重资保存、收藏和运回国的。

她未曾给过他承诺，因为她的灵与爱都给了潘赞化。然而，在那样坏的年代，就算容不下长相厮守的爱情，总容得下一对互相取暖的灵魂。

她也曾想过归国，然而潘赞化却写信隐晦地劝她留在国外。虽然去国离家生活苦楚，总让她避开了另一种风雨，这是一个男人能给她的最后的庇佑。

四十多年海外漂泊，她到死都没再见过潘赞化，也没回过国，但这并不代表遗忘。在天涯的两端遥望而爱，不是爱你靓丽的容颜，不是爱你魅惑的身体，而是爱你的灵魂，所以爱得长远而博大。

舒淇在金马奖的领奖台上说，她要把脱掉的衣服一件一件地

穿回来；而潘玉良那被社会世俗的偏见剥落的外衣，也终于用她不懈的努力为她穿上最光华的礼服，昂然站立在世人的面前。

1959年，潘玉良获得了巴黎大学多尔烈奖，这是该校历史上第一位华人获奖者；她也是第一位考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画院的华人；她的画获得了无数的奖章：“法国国家金质奖章”“法国艺术家协会鼓励奖”“比利时布鲁塞尔银奖”，等等。她的雕塑作品也被巴黎尚拿士奇博物馆和法国国立教育学院收藏。

在修炼成女神的路上，每一个有成就的女子，不管怎样的出身、怎样的遭遇，她们都不曾放弃过自己。

相貌是天生的，我们无法改变，但是我们可以改造！

觉得身材不够苗条，那么就远离垃圾食品、坚持健身。如果连自己的胃都管不住，怎么去管理自己的人生？

觉得五官不够完美，商场里琳琅满目的化妆品、护肤品总有一件适合你。

不会弹琴，并不影响你去试着感受世界名曲的美妙；不会吟诗作赋，也不妨碍你去读经典的著作；不会跳芭蕾，仍然可以有得体的谈吐、大方的交际；不会画画，只要有心，依然可以把家里布置得典雅温馨。

你所读过的书，走过的千山万水，经历过的人世春秋，都将潜移默化地影响你的每一个细胞。相信有一天，你的容颜不会辜负你所有的努力；也终有一天，你会遇到那个爱上你灵魂的人。